

# 台州百匠探奇 25

盆景,大多数人会以为就是花鸟市场售卖的某类植物。但在李晓波眼里,盆景是一个时空之门,带他与前朝风流相会,又可以通过他的栽种、创作,走向遥远的未来。

## 立体的画,无声的诗

什么时候爱上花花草草,李晓波记不得确切时间了。时间,在这里既重要又虚无。

2013年,他的盆景作品《国学风范》荣获中国盆景精品展“中华瑰宝奖”时,站在台上的一瞬间,他惊叹自己竟然在花草、土壤中沉浸了如许岁月。而回到位于楚门河桥村的月波园后,他就没时间感叹了。

这个占地2000平方米的园林,摆满了他的盆景作品,种着品类不一的树木,锦鲤在鱼池里顺着水波畅游,鸟鸣声声。

李晓波就住在月波园里,一幢二层小楼。楼房只是容纳了他的身躯,他的心一直住在那些盆景中。

带领记者游走园中,李晓波在介绍间隙,述说着与盆景交集的不同岁月片段。

“因为我老父亲就很喜欢养花草,所以从小就住在布满花草的家中,都不能说喜欢不喜欢了,一直以来就习惯它们的存在。真正开始爱上,自己去种植,应该是中学时期。迷上盆景,是在上班之后。”

让他认识到盆景之美的,是21岁时的一趟苏州之行。在苏州的万景山庄,陈列着的千姿百态的盆景让他了解到,原来种植植物,可以做出这样的艺术品来。

“看到那些作品时,我突然想到,这不仅是植物啊,这是立体的画,是无声的诗。”为了让记者能直观地理解他的形容,李晓波指着一株柏树盆景向记者讲述。

“你看这株柏树盆景,栽种的这段,是柏树的一段枝干。这段枝干,它本身已经枯萎了一大半。向右倾斜的这段,我不改变它原来的方向,中间部分呢,我把发出来的新枝向左转折,这样它的树梢与根部就相互顾盼呼应了。整个盆景的动态,是枯枝右斜之势结合了向左重生的新枝,这就是一个经历过生命周期获得新生的盆景作品。你看树枝上的这些纹理,有山水画的线条,却是自然形成的,这就是立体的画。它同时又富含诗意,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欣赏这个盆景,去感受你思考的内容。你可以站在它前面,安静很久。”

几乎每一个初见盆景的门外汉,都会被李晓波类似的讲解激发出豁然开朗的快乐。

今年61岁的李晓波,从当年苏州万景山庄之行后,已经在这样的快乐中幸福生活了近40年。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构思、欣赏盆景。

“寻找”也是他的日常。好的盆景,原枝可遇不可求,需要四处奔波,苦苦寻觅。熟识李晓波的人,都知道他新婚第三天就去爬山“寻根”的轶事。

那一天,他登上玉环的一座高山,真的就觅得一株马尾松。更巧的是,这株松树极贴合他新婚的喜悦,连理枝的造型,给了他天然的灵感。李晓波为这件盆景取名《情意无价》,以纪念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。

那一天,他登上玉环的一座高山,真的就觅得一株马尾松。更巧的是,这株松树极贴合他新婚的喜悦,连理枝的造型,给了他天然的灵感。李晓波为这件盆景取名《情意无价》,以纪念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。

## 奇妙的缘,漫长的道

因为热爱盆景,早年在单位上班时,李晓波就把业余时间全都投入到与盆景有关的活动中。

2012年,李晓波在玉环市文玲书院举办了个人盆景艺术展,到场的来宾中不乏同道中人。大家对他的作品数量之多、质量之高叹为观止。

从业余爱好者到专业盆景大师,李晓波过渡得极为自然,内心深处,他似乎早在等待全职做盆景艺术的这一天到来。

“玩盆景,让我对缘分有更深的体会。在名川大山,欣赏到什么样的风景,遇上怎样的树木,都是缘分。不是每一棵树都可以拿回家种植在盆景中的,但这些风光的姿态,是可以“借”给我的。”

走到另一个盆景前,李晓波通过讲述这株盆景来解释这个“借”字的妙处。

“你看,这棵树,是长在石头中的。这类盆景,叫做‘附石’,树木依附在石头中生长。这不是人的奇思妙想,大自然里有很多树是长在悬崖峭壁里的,看似不可思议,但它们就是紧密连在一起。这种景观就可以‘借’到盆景中来,我会寻找一些特别的石头,然后选取适合的树,种到石头中去。每块石头和每一株树的反应,完全不同。你看,这一个附石作品,叫《缘》。这株榆树和这块石头,是天然的契合,它们的相遇,是真正的缘分。”

在李晓波看来,于自家园林中就能欣赏到自然景观中“借”来的风景,是难以言喻的乐趣。

能做到“借”得妙,不刻意雕琢,又有灵动之处,这需要极高的艺术天赋,更重要的是那种历经几十年人生阅历积淀而成的品味。一个具有创意思维的盆景艺术家,往往立意在先,胸有成景,选材合于心仪,方始进行创作。

李晓波真正明白其中妙处,是在上世纪90年代读到的一句话。

1990年,在搜寻、阅读国内外园林专著时,苦苦钻研“以小见大”深意的李晓波,被一句佛家用语“芥子纳须弥”打开了领悟之门。

须弥山高广无垠,如何将须弥山纳入一粒菜籽之中,这就是盆景艺术的最终奥义所在。“该加则加,该减则减”,这一个“纳”字,乐趣无穷,境界无限。

他在这个“纳”字中,浑然忘我地独自前行。

他忘我的程度堪称神异。20余年前某一夏日,李晓波忙碌之



盆景是一个时空之门,带他与前朝风流相会,又可以通过他的栽种、创作,走向遥远的未来



月波园里随处可见盆景作品。

中,突然感到口渴万分。然而他没有马上喝水,而是想到“这是盆景渴了”。火急火燎地给盆景浇完水之后,他就一点都不觉得渴了。

## 生命之光,不分强弱

除了盆景大师的身份,李晓波还是浙江绿色园林市政有限公司的合伙人。这家公司承接园林设计,大到市政公园,小到私人庭院。

盆景和园林,李晓波认为是一体两面,密不可分。

“你看从前留下来的私人园林,在园子里看,一处处的盆景、花卉、鱼池,构成一个小小的景色。你在更高处俯视,整个园林就像一个盆景。盆景是小的园林,园林是大的盆景。对盆景的理解足够深了,那对园林的审美也自然培养得很好了。”

李晓波也一直是用艺术创作的专注和追求去完成商业设计的,2014年公司出品的《翡翠花园》获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“优秀园林绿化工程奖”金奖。

过了60岁,李晓波对生命力的美感,越发沉醉与倾倒。

他还是借用一个盆景作品来讲述他的理解。

这个盆景作品被取名为《生命之光》,原枝是一棵倒桩五针松,是30余年前用黑松砧木嫁接的。因为这株松桩形态怪异,原本他想遗弃。“但我想,异形就不能有美感吗?我用一个异形的盆器来匹配它不就行了吗?”

但哪有这么多丑陋的盆可以选,而且就匹配这株五针呢?

这个盆器,需要大口子,还要倾斜,这样才能在视觉上以歪治斜,平衡桩型。这松桩本身略带野性,还需要野趣十足的植物来陪衬……

某日,李晓波无意中在园角发现一个废弃的、伤痕累累的酒坛,让他联想到倒桩的五针松,豁然开朗。在酒坛坛沿上种植一些蕨类植物,简直和黑松完美契合。

“这就是生命之光的光彩嘛,所以,就给它取名《生命之光》了!”

随着年龄和名气的增长,李晓波对于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。他谨记小时候父亲告诉他的“人品见作品”。

酷爱养花种草的父亲,是李

晓波走入盆景,园林艺术的第一个影响者。父亲虽然当年并没有做出他如今这么大声名的盆景事业,但对待自己的植物,以及对待艺术的态度,影响他一生。

与国内外,尤其是日、韩两国大师的交流,让李晓波更加对中国盆景艺术的自豪感,以及对自身肩负的艺术品质的责任感。

“在这些年与国内外盆景师友们的交流中,我发现日本、韩国的盆景实力确实很出色,他们也有很多的很好的作品。不过我发现从我们这传播到日、韩的盆景艺术,和我国的盆景不是同一类东西。他们叫盆栽,没有‘景’这个字,作品都非常精致,但匠气很重。而我们的作品,因为作品营养来源于浩浩荡荡的名川大河,气象、境界都是他们不具备的。我觉得,我们国内的师友们更应该好好地交流、创作,这本来就是我们国家不可多得的艺术之一。”

未来的日子里,李晓波希望更多的年轻人,尤其是学校的孩子们,能更多地来他的月波园、园林公司欣赏盆景,了解园林艺术。

“未来的年轻人,对精神生活品质的要求会更高。盆景是非常适合当代人精神生活需求的艺术,我相信年轻人会很喜欢这样的艺术。”李晓波笑着说。

## 手记

李晓波有种很神奇的气场。采访当天,除了我,月波园还有其他访客,众人的到来,让这个静谧的园林显得有些闹。因为向李晓波提问的人太多,他脑子转得飞快,回答的语速也很快。

按说,忙于应答时,人是机敏有活力的。但李晓波加快的只是语速,我感觉到他的心是静的,是慢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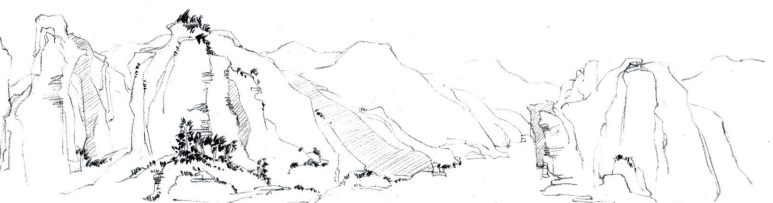
游览一番之后,他带我进入位于园子里的二层小楼。一进门,沁人心脾的沉香味让我格外舒泰。

那一瞬间,我突然觉得这个瘦小的盆景大师也散发着一股沉香味道。

这是他常年与植物交融后独有的气场,让人羡慕,又让人安心。

能在自己心爱的艺术中满足地生活,真是这个快节奏时代少有的幸福。

既充满活力,又安闲自得的幸福。



# 猪娘龙潭生死劫

沈明杨遗稿 杨 崎整理

当晚,我赶到鹭峰乡政府,同乡长潘焕田商量立即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。乡农会主任陈糯、武装干部潘国海,以及暂时在我乡的大战乡副乡长潘朝乱也参加了。

我汇报了杨佛头匪和村民迫切要求我们领导抗捐的情况。潘焕田说:“老村长杨云来到乡里反映过这个事,我已向区委作了汇报。区委的意见是组织各村民兵支持杨佛头村抗捐,我已打算抽调各村有经验的民兵,联手狠狠打击匪徒猖狂气焰。”

潘朝乱说:“打击土匪,方向是对的,可是驻防教导大队也拿他们没办法,全县好多区乡政府被袭击。我在大战乡时,大家口号喊得响,要‘坚决抵抗’,可当土匪来袭时,战斗不到几十分钟,就有人说‘撤’,有人说‘拼’,意见不一,结果被土匪占领了。当时农会民兵态度也坚决,但在土匪布告的恐吓威胁下,一些人退出农会,部分农民还加入土匪组织,有的人家实行双保险,让部分家庭成员去当土匪。我们区中队队长徐茂良带枪投敌,班长潘行祥叛变后当了匪大队长,还有一个副班长投敌后成为匪中队队长,就是在区政府工作的,也有人兄弟是朱继翰卫队的红人……鹭峰乡在仙居解放初成立朱北办事处时,是第一个堡垒的人民乡政府,也是土匪的重点钉子;土匪多次散发恐吓布告,扬言要把鹭峰乡踏成平地。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。目前匪势这么凶猛,如果逞一时威风,抗匪捐,我怕‘泥菩萨过江,自身难保’。”

这时,陈糯说:“目前匪势猖狂客观存在,但我的意见是坚决抗匪,这是大方向。1948年我在上张乡工作时,有一个村参加地下党工作就有五六个人,其中有两人被国民党清共,清乡吓得叛变了。当时国民党树立他们为榜样,后来我们游击队几次打败国民党自卫队和联防队时,国民党就开始怀疑他们自新是假,通共是真的,最后处决了他们。如果有脚踏两只船的人,他自认为双保险,其实聪明反被聪明误,没有好下场。”

乡武装干部潘国海说:“我被强拉征兵在国民党正规军部队当兵两年,他们美式装备,武器精良,毛呢军服穿在身上笔挺,官气十足,腐败透顶。连长以上家有太太还随带小老婆,他们克扣军饷,任意殴打士兵,与解放军作战时枪炮未响先逃。我们都恨透了,趁夜地混乱时,一哄起义投诚到解放军部队。解放军部队的领导像亲人一样,问长问短,还问我们家中情况,问父母身体可好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,战士精神饱满,打起仗来个个勇猛。现在国民党逃跑,失去政权的伪乡保长,地霸出来为他们派粮派捐,只是多撑几天活命而已。土匪把我们乡当钉子,我们就把他们当练兵靶子,各村民兵我负责组织待命。”

潘焕田说:“我是不识字的大老粗,但知道打仗不要‘前怕狼,后怕虎’,战略上要藐视敌人。我从1944年参加新四军抗日起,直到解放战争,连续打了100多仗,每次战前动员大会上,领导都会这样讲,来鼓励士气。如果不是这样,我们小米加步枪怎能打败敌人?人民解放军

战无不胜,一靠毛泽东思想武装,二靠走群众路线,现在村民迫切要求抗匪抗捐,正是我们发动群众,清剿国民党残余土匪、保护革命果实的大好时机。怎么打法,请武工队长沈明杨同志部署。”

听完他们的意见,我说:“土匪派捐是坏事,也是‘好事’,它无形中推动群众联合起来,与我们一起对抗土匪,这也促成土匪们自投罗网。关于抗匪方案,我分四部分讲。第一,杨佛头村南双龙山山脚是3米宽的环湖堰,堰岸只有一条1米多宽、60米长的山石路,直通杨佛头村,这条路西面是猪娘龙潭。我们民兵埋伏位置就在双龙山山脚,等土匪进入这条路中段时,土匪离我们枪口射程只有50米,我们居高临下,截住两头,开始射击。路东是环湖堰坎,路西是猪娘龙潭,他们很难突围,猪娘龙潭应该就是土匪的葬身之地。第二,我得到情报,土匪大约6月30日下午4点钟从大战吞马加田村大本营起程,经过山头胡、格洋、车头,桐园村堰溪摆渡,最终须经过环湖堰坎的山石路,全程步行约30里山路,估计傍晚7点左右到达。第三,就是我们集中兵力的时间,各村民兵由潘国海、陈糯同志负责带队,务必在下午5点钟到乡政府集合完毕。为避免暴露行踪,从乡里出发,绕往下山头吞和田山脚村,再从杨佛头村外面的显应庙处插入双龙山山脚,预计走1个钟头能到达埋伏点。我打算下午3点钟到双龙山山脚,通知老村长杨云来,让村民5点半到村外溪滩集中,6点钟到达双龙山山脚与乡里民兵会合。最后一点,潘焕田同志是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,任总指挥。”

潘焕田、陈糯、潘国海都很赞同我的部署方案。但这时,潘朝乱说:“这部署是好,但不够全面。匪部张贴布告要踏平我们乡政府,万一他们声东击西,从官周岭头方向来,先袭击乡政府,再去杨佛头收捐,怎么办?我建议兵分两路做好防范。双龙山埋伏点很好,一兵把守千匪难过,先以杨佛头村民兵埋伏为主,乡里集中的民兵根据明天匪情再机动定。”

我接他的话说:“目前土匪袭击乡政府无利可得,就是一个空空的潘姓宗族祠堂,所在地是个300多户的大村,有战斗力的基干民兵100多人。土匪也知道潘焕田乡长是老新四军,半年来这个身经百战的英雄排长曾与匪司令朱继翰多次交锋,特别是仙姑岩这一仗,潘焕田率领村民兵打得土匪没命逃窜。土匪都已吓破了胆,我分析他们不太可能攻打乡政府。”

潘焕田此时斩钉截铁地说:“就按武工队长的部署行动。”

会议结束已是凌晨1点。我们各自携带武器,分头到野外巡逻。

我爬到毛公山,坐在林间一席片上,仰望明月,今晚会议情景又浮现在脑中。我总觉得,潘朝乱的两次发言有点不对头,虽然有几句可以参考,但他好像总是在抬高敌人威风,贬低人民力量,阻挠我们抗匪。一想起在杨佛头村时,有那么多的村民把希望寄托于我,我就更加坚定,不能让父老乡亲失望。

我反复思考第二天消灭土匪的计划和安排,一遍遍地告诫自己必定要取得胜利。想着,想着,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。

(未完待续)

绘图 江竹铭

